

注音

王介甫文

揭要

介甫有高於千古之才，有博於千古之識，其文洋洋灑灑，根本經術，而渾然泯然，輒能遺其跡而取其神。世之論其文者，僅以幽遠之意，峭刻之筆目之，所謂見其表而不見其裏，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

小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歐陽修薦爲諫官，辭，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遂知制誥。神宗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農田水

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引用奸佞，天下騷然矣。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八年二月，復拜相，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子雱死，請解幾務。上漸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

注音

曾子固文

揭要

史稱子固爲文，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作者，莫能過也。然猶有病其迂冗，開南宋蕪穢之一派者。要之大匠之門，善學者得其巧以去，不善學者，徒見其血指汗顏而已。

小傳

子固名鞏，建昌南豐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宦學婚嫁，一出其力。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旋知齊州、福州，均有政聲，徙明、亳、滄三州。

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以節用，爲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

注音
王介甫文

目錄

周禮義序·····	一
書義序·····	二
詩義序·····	三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四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三〇
答司馬諫議書·····	三一
祭范潁州文·····	三三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三五
祭丁元珍學士文·····	三六

祭王回深甫文·····	三七
祭高師雄主簿文·····	三七
祭曾博士易占文·····	三八
祭李省副文·····	三九
祭周幾道文·····	四〇
祭東向原道文·····	四〇
祭張安國檢正文·····	四一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四二
王深父墓誌銘·····	四四

建安章君墓誌銘·····	四六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四八
臨川王君墓誌銘·····	五〇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五二
金溪吳君墓誌銘·····	五五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五六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六〇

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六三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六四
慈谿縣學記·····	六六
芝閣記·····	六九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七〇
遊褒禪山記·····	七二

注音
曾子固文

目次

先大夫集後序·····	一	送江任序·····	二八
徐幹中論目錄序·····	四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三〇
戰國策目錄序·····	五	送周屯田序·····	三二
新序目錄序·····	八	贈黎安二生序·····	三四
列女傳目錄序·····	一〇	賈昌衡知鄧州制·····	三五
陳書目錄序·····	一三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三六
禮閣新儀目錄序·····	一五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三七
序越州鑑湖圖·····	一九	張知均州制·····	三八
范貫之奏議集序·····	二六	寄歐陽舍人書·····	三八

與孫司封書·····	四一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六一
宜黃縣學記·····	四五	學舍記·····	六二
筠州學記·····	四八	齊州二堂記·····	六五
徐孺子祠堂記·····	五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六七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五三	思政堂記·····	七一
越州趙公救菑記·····	五六	墨池記·····	七三
擬峴臺記·····	五九	道山亭記·····	七四

注晉

王介甫文

茅鹿門先生選本

周禮義序

周禮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巖屋壁中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期晉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

位，有馮憑同有翼，疊尾音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

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

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周官】周禮詳設官之制。

【疊疊】勉也。

【二十二卷】周禮今本四十二卷，茲云二十二卷，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鋪郎切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貌音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尚書入侍二句】神宗即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尚書，乃書名。
【班】頒行也。
【遭漢句】漢初，濟南伏生口授彙錯二十八篇，號今文尚書。後魯恭
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
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竹簡尚書，合以今文，多三十一篇，號古文尚書。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共二十卷。
【天縱】縱，肆也，不可限量也。
【淵懿】深美也。
【眇】微也。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通音外行恂_{荀音}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

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音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

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音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

來者焉。追鄱回切琢其章，續作管切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放】仿效也。

【賜】姓端木，字子貢。

【商】姓卜字子夏。

【有得於一言兩句】賜問貧富，而悟切磋琢磨，商問素絢，而知

禮後；孔子俱褒之。

【泯泯紛紛】泯泯，猶茫茫。紛紛，亂貌。

【神罔句】惘，痛也。見《詩大雅》。

【恂】信也。

【日就月將二

句】將，行也。緝，繼續也。熙，光明也。見《詩周頌》。

【燭火】燄，然小火也。《莊子》：日月明矣，而燭火不熄。

【代匱】《左成》：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匱，乏也。

【械樸】《大雅》篇名。械，白桺也。樸，相樸屬而叢生者。按樸屬，附着堅固也。

【作人】言文王之培養人才。

【追琢其章】即械樸末章語。見《詩大雅》。追，雕也。言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

【續】繼也。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嘉祐三年，安石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想止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

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

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嗟音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

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音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起音於彼新田，於此菑側切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

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